

牧

津

牧津卷之三十二目

察奸

趙廣漢

周 紆

二見

方 儲

孔 奕

國 淵

莊 遵

李 孝基

陸 雲

任城王 湣

彭城王 浹

張 鷟

韋 鼎

武行德

高謙之

張詠

十見

包孝肅公拯

二見

范純仁

三見

李南公

呂元膺

二見

周審玉

路伯通

王安禮

薛向

何執中

石公弼

任顓

張杲卿

張逸

俞獻卿

孫長卿

李釋

劉徽柔

張田

閻從

李疇

王受

韓彥古

劉元瑜

李完

貢師泰

江濟

汪澤民

馬裕齋

周崑

殷雲霄

雍泰

二見

李亨

甯直

劉麟

戚賢

鄭洛書

馬文煒

郭彭祥

文林

王士嘉

牧津卷之三十二 察奸

明山陰郝承燦輯

趙廣漢

趙廣漢爲京兆尹、凡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話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伯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官此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

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

自効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又奉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莫能及。

擿發如神不難。而令盜賊死無所恨。爲難。廣漢滿腔精神。無所不法。方得爾爾。

周紆

周紆爲召陵侯相。庭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

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紉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對惟有庭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庭掾疑君，乃收庭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載藁入城，自足發奸，何至陽與死人語，作此伎倆。

方儲

方儲爲洛陽令，功曹竇憲客，爲憲所諷，夜殺人。

斷頭著奩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
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
功曹拷，竟具服。」

用小術與周紆同，然已預知爲功曹所殺
矣。

孔奕

孔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之酒者，始提
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我兩甕酒，其一何故非
也，檢視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

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

在官有惠化，豈以一察爲明者，餉酒之呵，特偶然耳。

國淵

國淵初從魏太祖征關中，爲居府長史，統留守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破，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或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

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獲之數者欲以大
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
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遷郡太守時有投書誹
謗太祖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書而不宣露其
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旣大今在都
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訓以
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
其師可求能讀者促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
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

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上首功故多僞增、國淵之對、深爲識體、安有封域之內、可以誅戮侈功者、觀其列卿位而布衣蔬食、祿賜散之、故舊宗族、蓋一廉靖之士、故所見深遠若此、

莊遵

揚州刺史莊遵、性明察、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柰

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便卽告官。官司考掠其叔大過，因而自誣。遵謂吏曰：叔爲大逆，速寘於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夫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擒之送獄。叔遂獲免。又行部聞女子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云：夫遭火死，遵疑焉。敕吏與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檢視，得鐵錐貫腦。考問乃此婦與姦夫共殺其夫。案伏其罪。

血而汚叔，懼三不哀，兩者之情易曉，但不
知莊遵有何術，便知有物當自往耶。

李季基

李季基知舒州，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
季基劾治，三日得其情，乃抵吏罪。

非三日亦未便得情，所以斷獄不可由心乘。

陸雲

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

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曰。其去
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
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
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
明。

夫被殺而至名不立其故自屬妻妙在錄
其妻而不問又妙在於十里外跡之

任城王湝

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

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
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
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
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
明察

惜哉止鉤得一老嫗

彭城王洸

彭城王洸爲滄州刺史纖芥知人問事有淫
淫
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洸察知

之守令畢集，泚對衆曰：食雞羹，何不償還值也。
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

用察殊小

張鷟

張鷟爲河陽尉，有呂元者，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官粟，忱不認，元執之堅，久不能決，鷟乃取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元：『是卽注云是，不是卽注云非，乃取原牒問之。』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又取僞書括字問之，元注云：

是去括乃是偽作馮忱書也元遂服罪
辨奸之中亦得更趣

草鼎

韋鼎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
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劫盜鼎於部
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
奸謀其人驚懼卽自前伏又有人客游通至
妾及還妾盜珍物投之尋於草中爲人所獲
家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斷客

成上州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僧
詒姦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
捺僧并獲贓物自是郡內肅清道無拾遺

客姦而不殺其情易辨然滑之詒姦何以
前知

武行德

武行德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
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嫗持
菜入城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償其直取菜反

覆顧視而去。姬隨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篋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姬，姬言桑門嘗買菜，顧視良久而去，卽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姬，欲希其實。行德釋姬，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服若神明，都下清肅。

只以賞錢之厚，下人反至作奸，所以上之舉動，不可不慎。

高謙之

高謙之襲父爵，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

指作錢物，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議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

鈞索真賊，此法頗佳。

張詠

張詠知江寧府，有僧隙驪出憑，詠據案熟視，久

之判送司理院勘殺大賊翌日羣官聚廳不曉其故詠乃召問爲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額有繫巾痕卽惶怖服罪蓋一民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牒自披剃爲僧也

乖崖作用每出人意表然於據案熟視時已得其情

包孝肅公拯

包孝肅公拯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

何爲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警於此
綱紀聞者皆憚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
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逕造府
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卽命大開衙門
使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使訴訟徑得至庭下便民更妙於察奸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錄事叅軍宋僖年中毒
暴卒純仁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因會客罷是夜

門下人遽以疾告，純仁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小殮，口鼻血出，漫汗，幘帛。純仁疑其死不以理，果爲寵妾與小吏爲奸，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在鱉肉中，純仁曰：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儋年果不嗜鱉肉，爲坐客所并，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罪人覲他日，獄變爲逃死之計，人以爲公發擿，姦伏如神明。

均之中毒而緩急後先，獄情所關不淺，折

獄者不可無忠宣之細心密體。

李南公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
服，閉口不食者四十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
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
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因具服罪，蓋彼善
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效。

窮奸之道，不可不博聞。

呂元膺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鎮岳陽出遊，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有喪舉者，駐道左。男子五人，皆縗服隨之。元膺曰：「遠葬則休，近葬則省，皆奸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木皆刃，衆曰：「某等不省而盜，謀過江掠貨，假有此舉，渡者不疑。」元膺令劾之，則同黨數

十先彼岸期集矣。

忠信待人者，而能察盜於隱形潛跡之間，
胸次固有識。

周審玉

周審玉知鳳翔府，有桑門乘傳而西，以市木爲
名，威動府縣。審玉曰：此有所倚而爲也。因按詰
之，盡得其奸狀，杖其背，械送闕下。

乘傳之詐，僞百出，司牧者故當時爲覺察。

路伯通

女聿察奸

卷三十一

十一

路伯通爲原武令，有種瓜者，一夕爲人盡鋤其苗。詣伯通陳告，無明証，遣之。翌日托以他用，命種瓜隣近村莊，盡借所有之鋤，各書姓名，潛使人吮其鋤，果有苦味者，捕獲遂伏罪。

小察

王安禮

王安禮爲開封尹，時京城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抄百餘家，帝付安禮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畧同，其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

曰吾得之矣呼問薛若豈有素不快者耶三有
其筆來管者拒之鞅鞅視其意似見衙卽命
訊果其所爲卽梟首於市不逮一人又有匿名
書誣告一富家逆謀者有旨根治安禮搜驗富
家無跡因詢有舊怨乎荅數日前有鬻柴人馬
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乃密以他事給馬
生對欸卽取謗書字校之畧無少異同而訊鞠
其事果爲生所作京師號爲神明

安禮兩訊匿名妙不在摘奸之明而妙在

不逮一人、

薛向

薛向初為京兆戶曹，兼監商稅，有賈胡過稅務，出銀二篋，書其上曰：密使遺涇源都監，向曰：此決偽也，安有大臣餉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府治之，果伏其詐。

賈胡之作偽易曉

何執中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勘鞠次不得情，或曰：

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難
問之，能識其名則是非，而置羊角其中，餘皆
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
諱耳。

妖黨之奉師諱，何甚謹也。一入名籍，嚴於
事神明，而敢于嘗國法，今邪教滿天下，芟
之實繁，察之猶易，如此訊法，所當悉知。

石公弼

石公弼爲漣水丞，供俸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

改律

察奸

卷三十二

七

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竊官錢。故詭爲此說。卽收捕窮治。皆伏辜。

以風辨溺。自無遁情。

任頴

任頴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細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伏爲賊內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

定亂自在察微。

張杲卿

張杲卿知潤州，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驚往視，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杲卿命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不，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杲卿曰：衆皆不能辨，婦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與其謀。

此婦人淺於爲奸，故其事易剖。

張逸

張逸知青神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華陽騶長殺人誣道傍行者縣令受財獄旣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寬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

囚色寬守者氣不直惟深心者能察之

俞獻卿

俞獻卿爲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

殺之，詣縣紿言師出遊矣。縣令曰：吾與師共，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屍，一縣大驚。

此僧殺師之情，不必辨於色動之際，卽詣縣言師出遊，其情便露。

孫長卿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迺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二人。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服。

惟察其言不情，故得其死弟之情。

李繹

李繹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警耶？」曰：「無有。」曰：「有亡失耶？」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任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盜物者，必不盜人子女。李蘊之訴大愚，繹亦緣情而斷，自能得情。

劉微柔

劉徵柔明敏善聽斷遷洪洞令縣人劫遠者投
勝於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侄死號訴哀切徵
柔熟視而笑曰汝利侄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
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置於
法

當在熟視時已得其僞

張田

張田知廣州廣舊無外郭田始築東城賦功五
十萬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述知其僞召邏

者戒曰、今日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
言而獲、

嘉靖中、京師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獨行
遇之、往往棄所携物、駭而走、督捕者疑其
偽、密遣徠卒、詐爲行人、提衣囊夜行、果復
出、掩之、乃盜者蒙黑羊皮、着鐵爪於手、乘
夜恐嚇人以取物、事與此同、

閻從

閻從爲新安縣尉、縣有鬻麥商、爲賊所殺、莫知

三名從因集吏民至屍旁譴聽忽一人屏
立命卒引詰之賊遂服嘗於道中遇殺人
若貴遊者從曰此巨盜也邏致之果得其實鄰
境稱爲神明

詰屏樹而立之蠢盜易辨騶從貴遊之巨
盜難

李疇

李疇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
疑爲讐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

物清
卷三十二
十六
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
姦○究○治○果○與○叔○父○家○有○怨○

不但識能燭奸，抑且力能持正。

王受

王受爲東阿丞，邑民王虎當受重役，賂吏改其
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受曰：「此必王虎也。」筆畫
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虎，遂伏罪。

姓名隨戶籍所繫，奸吏尚欲增改筆畫，何
况其他。

韓彥古

韓彥古知平江府。至郡，有士人持吏短長投狀，以占能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爲，必有吏人爲者。其人錯愕，卽以實告。於是捕吏杖之，一郡以爲神明。」

今士人之投狀，更有吏不能爲者，不可以古槩今也。

劉元瑜

劉元瑜知襄州。富人子張銳，少孤貧，同里車氏

攷聿察奸

規取其財，乃取銳。父妾他姓子，養之。比長，使自訴。陰賂吏爲助。元瑜窮治得奸狀，黥車竄之，人服其明。

他姓子爲父妾所出，世以爲爭端者不少。
李完

李完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屍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照例刑司疑其冤，以獄界完。察其賊，乃舟師也。完同飲人。

得屍於水中，其爲舟師易見。

貢師泰

貢師泰爲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六船，
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
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
而有死人，以爲史等所劫，首官史旣誣服，師泰
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抗而回，漁者張網
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寃皆白，又有游
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掠村落間，一日遇諸暨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二十

商奪其所齋錢，撲殺之，投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云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又餘姚孫國賓獲姚甲造偽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鈔。高嘗爲姚行用，實非自造，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卽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以就法。

師泰臨斷，必欲窮情合法，自是明斷之本。

但取魚非不可解之讐、漁人何以輒殞其命、此竇尚未暢然、

江濬

江濬知真定縣、有黠少年、衷石橐中、而假宿館人、且發其裝、佯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欲且成、館人笞掠、無所得、濬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服罪、

幸此無賴子、不預偽子錢家、以俟、不然、此

鞠亦未便得情。

汪澤民

汪澤民爲平江路推官。僧淨廣與隣僧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輪平，隣僧因邀廣飲至醉，遂寢其室。廣弟子沈安素苦廣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廣宿讐，夜持刀往殺之。明日鳴諸縣，隣僧不勝拷訊，乃誣服。獄上，澤民間其刀有鐵工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卽承脫隣僧械。

夙警之人，決無疑之。已室之理，自當爲疑竇。

馬裕齋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剗空其腹，實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裕齋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卽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竄妻并姦夫干法。

只於夜半二字便可體察。

周崑

周崑初授玉山令，賓旅行李，四方蟬集，晝夜相續無已時。崑盡謝私交，民力用蘇，邑民吳清妻外有私，殺夫以滅口，繫獄事不能決。崑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入，長鳴者三。崑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此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兇殘久秘，自計身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已怯，一觸其隱，卽不自堅立，鞠之而服。士大

夫爲賦靈羊詩。一少年挾艷婦，從喪觀於郵亭。崑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

靈羊詩不必賦，殺人當求謀之，三人共事，未有不敗露者。

殷雲霽

殷雲霽知清江時，邑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素讐某，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

左右與鎧狎者譙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羣胥
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
詰之曰爾素狎鎧柰何殺之曰鎧將販於蘇獨
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匿名書不問而獨問所最狎者竟得殺人
之奸臨事有智

雍秦

秦知吳縣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
三月匿屍湖中石下秦召其夫訊之夫曰三

逆兩月，跡求不可得，妾父臨財，始見死所，毒使人視其屍，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屍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以旬賂耳，一拷而服。

石下之屍，其偽易知，然此妾畢竟於何着落，必如錢若水之推勘逃婢，則兩得矣。

李亨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園者，茄初熟，隣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於庭，笑

謂隣人曰汝真盜矣果爲汝茄肯於初熟時併摘其小者卽遂伏罪

近情之照

甯直

甯直宣德間擢宿遷知縣寬廉平易遇事敏決州民張謹妻朱氏晝失金環釵釧六事爲姑所撻幾死其兄弟訴於直直召朱問曰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隣婦三人耳卽日召四婦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使其伸足

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環者，取大杖杖之。一婦
卽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鞫卽服。隣境
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越境來訴，
直命聽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
諭之。五人感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
百貫，爲人盜去，訴於直。直曰：汝何所見？荅曰：只
枕一石，他無所見。直曰：柰何？令人取石入城隍
祠，決而求之。復以其狀焚於祠下，人爭趨觀。密
令隸數人聽察衆中，又二人立門下，凡觀者

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二人私相
語曰我知盜囊鈔者在此我與汝卽其門候之
隸卒因以獲盜

此君大饒心計然事多近於戲惟感悟經
年爭訟之兄弟乃爲善政耳

劉清惠公

劉清惠公麟爲紹興守善鬪智以此聽訟輒得
其情有盜市人來求之不得麟攝其隣居者數
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厲聲曰

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伏。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瓠蔓俱盡，麟疑其警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卽盜也。其最後一人，轉輒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詢之，果警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囊中千錢盜去，麟令昇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許人縱觀不禁。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三

乃○潛○使○人○於○門○下○伺○之○。有○窺○覘○不○入○者○卽○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還○枕○石○者○。人○誦○爲○神○。

發奸摘伏、在閭里小民、最易起頌、而清惠公守越之大政、實不止此、

戚賢

戚賢初授歸安縣、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行、失拊巡意、斥去徒衛、以二隸導前、卽市肆交易、鷄

猪羊牛布縷果薪充溢街衢不得收斂民既稱
便而壟斷罔貧弱者倉卒不及掩避卽易暴露
民嘗夜被盜未曙賢謁廟出河剛聞身中密語
曰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
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賢素
有心計善劑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縣有蕭總
管此淫祠也豪右欲誣言言氣先賽廟廟壯麗
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宇列賽者階下論
以福禍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

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賢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之。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策諸賽者心，且賄没人爲之也。賢所至，使人抹過不暇，大抵若此。

戚公是從事學門中人，而明能照物，乃爾安在道學之必爲迂遠耶。

鄭洛書

鄭洛書初知上海縣，縣故劇，素稱難治，民喜訟。庭下常數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其自息，有不息，徐數語折之，卽皆引伏。嘗於履端謁郡，歸泊海，只有沉屍，壓以石磨，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來相脗合，一訊卽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母死。

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火而不哀，豈其人耶？因
逮來，集諸隣保訊之，衆云：此客無喪，亦無嫂，乃
告者之母，莫行被殺，而奪其首，被發其家，藏首
一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
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卽
令解其首帕，密遣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囚
乃伏，諸如此，皆麗法抵罪，無拘吏文，邑人稱快。
爲令能逢事，輒察民間，自無隱情。

馬文煒

馬文煒除河南確山令，敏於折獄。一日有求盜卒磔死於塗，卒母詣縣訟殺兒有主名，煒笑曰：去，令爲若跡之。已從園墻呼卒，故所捕盜李某，訊於庭，戒門者勿辟人，人爭前覘令，跡殺人何狀，煒遽傳令闔扉，盡訊諸闌入者，中有三人，胸李色動，立叱縛之，具服，故李使殺卒者也。某子甲與人共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詭言中盜死也。公察其色有異，下之吏，使吏給其母妻，甲事露，已自實，柰何可急持所奪錢來，幸毋連坐。

母妻驚懼，探米罍中錢付吏，甲遂伏辜，諸所摘發多類此。

果能折獄。

郭彭祥

郭彭祥弘治間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託弟携歸置產，契券俱弟收掌，兄卒于官，嫂扶襯歸，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于州，訊不服，迺越境訴於郭，郭卽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板其弟姓名同盜，移

文本州械致詰曰汝與某人爲盜致富其弟
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一
一錄記乃呼其嫂語之弟遂欵服還貲產

此婦一腔沉寃得此鈞致法甚快

文林

文林陞溫州府知府至則平市價程徃賦使貪
漁斷割羣息咸植又明致性生元旦有人被殺
死其家赴愬然無可踪跡乃禱之於神夢鷹三
雛被風翻巢墮地心計郡有潘英者其人素不

良且姓名與夢合，執以訊之，一鞠而服，衆稱爲神明。

夢中之告，亦誠心所感。

王士嘉

王士嘉年十二，賦古塔詩，劉中行見而奇之，永樂初，由太學生任大同山陰知縣，善斷疑獄，有瞽者賫錢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覺而失之，訴于縣，士嘉佯言曰：此樹孽耳，出城按問，百姓大駭，傾城往視，因密捕其不往者訊之，果服，代府內

藏失幣，門戶扃鑰如故。王召問士嘉，士嘉視非人跡，疑爲祖所竊，乃以幣列庭，伺羣祖過而覩之。一祖果攫去，因詰其主，皆服。追還府，人以爲神。

失錢問樹，前人亦多用此小術，但失幣不類人，而便疑爲祖，未聞有祖爲竊也。

卷三

終

二十一 終

牧津卷之三十三目

一 矜慎

子羔

于公

袁安 二見

吳祐

陳臨

張華原

傅岐

辛祥

孔相循

喬智明

柳宗元 二見

趙普

邵曄

張齊賢 二見

錢徽

歐陽觀

魏琰

范純仁

四見

蘇頌

四見

陸佃

趙抃

二見

姚仲孫

趙洽

李士衡

唐肅

王質

王平

王郁

王海叔

強至

二見

余良肱

王德彝

魏 濤

王 信 中

石 臯

孫 沔 二見

葉南巖

林 積

黃 珂

張 昺 二見

鄒守愚

季 本

牧津卷之三十三 矜慎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羔

子羔宰衛政，別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閉，別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吾在難中，此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

臣也。顛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固然也。此臣所以脫君也。

哀矜弗喜，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然據案剖決時，人情未有不以神明自快者。聞此能毋深省。

于公

于公東海剡人，爲縣獄吏，遷郡決曹，決獄平，懼

文法者，干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生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二子守寡，我老，久累下壯，柰何？」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此婦養姑十餘年，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弗得，乃置獄具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

斷之咎備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孀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車，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果爲丞相封侯，孫永爲御史大夫。

于公決獄，爲古今美談，只是一念惻隱，堅不可易，如抱獄具而哭於府，豈復計及見忤太守哉。故有仁心者，尤貴有定力。

袁安

袁安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孱廉，除陽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中，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按之急，追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

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以
身試也安曰太守當爲天子廣恩理冤抑柰何
顧身謀坐視數千人冤不理乎萬一有不合者
太守自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明具奏帝感悟
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
號嚴明然未曾以賊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
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
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
然名重一時

袁邵公政號嚴明而作用一出之和藹此
古○人○之○所○以○不○可○及○也○。○到○郡○不○入○府○而
先○往○案○獄○此○非○真○有○痼○瘕○切○體○者○不○能○少
有○名○根○必○避○形○跡○矣○。

吳祐

吳祐舉孝廉遷膠東相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
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
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
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只○談○父○言○祐○曰○掾

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也。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有安丘異子毋丘長，與母行市，母爲醉客所辱，長殺之，繫獄，祐哀其情，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舍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法外之仁，所全不小，齧指投繯，情尤可憫。

母丘長自是宇宙間男子，惜未有以死與死忠相比，讞爲求生者，是亦千古一遺恨。

陳臨

陳臨爲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定罪囚有後，德參古賢，天報施，其後子孫繁庶，果符所祝。

旣係遺腹子，又以爲父報怨犯罪，此情自

當矜憫

張華原

張華原爲兗州刺史，獄有繫囚，歲旦謂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還也。果應期而至。

五日之假，於囚亦何益，而於法甚有損。不如清楚犴狴，時其衣食，乃有真切之惠。

傅岐

傅岐，翽之子，復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鬪死，死家

訴郡，郡錄其讐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移獄於縣，岐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岐乃放其還家，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遽以狀聞。

脫械和言，上無死心，則下其死法。

辛祥

辛祥爲并州北平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祥終於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

獄有五聽而察色其一端

孔相循

孔相循權蒞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巨盜富有資產及敗則四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密使郭崇韜之僚壻也與推吏獄典同鍛其款款成斷令棄市慮之無言就法之際因屢回首相循疑召問之乃曰實枉且言適爲獄吏高其枷尾遂不得言卽命移于州獄鞫之自韓已下凡

數十人受賄約七千緡併以伏法、

重犯臨刑時尤不可不虛心質問、

喬智明

喬智明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
部人張兌爲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
憫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
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
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
免、

此與吳祐之處母丘長相似、閱之令人惻然、

柳宗元

柳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刺史柳宗元上狀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

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閱此知毋丘長爲母，益當奏減矣。

趙晉

趙晉初仕周爲滁州軍事判官，宋太祖與言，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晉疑有無辜者，請更訊之。全活者甚衆。

百餘之盜，定有無辜，故決獄不嫌于慎重。

邵曄

邵曄知蓬州錄事參軍，時楊全知州事，性悍率。

攷筆於慎

卷三十三

一

不曉理道。部民李助十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于死。曄察其枉。不書牘。白全願核其實。全不聽。乃取二人棄市。餘減死。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盜。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宋太宗謂曰。爾能活我平民。深可獎也。而賜緋魚錢五萬。命有司以全事戒諭天下。

活平民之錄事。何以便蒙人主之知。如此則天下無寃民矣。

張齊賢

張齊賢通判衡州時鞠劫盜十餘人皆論死齊賢曰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知州等懼責齊賢曰齊賢豈欲委罪衆人而自爲已功乎令改正而已

改正一言最妙乃翻案之別名然可令初按者無愧色

錢徽

錢徽爲江州刺史有強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得

牧津

於慎

卷三十三

九

真盜、

二百人繫獄、所干和氣非淺、既知其枉、自應速縱、

歐陽觀

歐陽觀、廬陵人、修之父也、有學行、嘗爲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

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時○修○纔○三○歲○及○既○成○立○其○母○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修○果○登○第○列○官○於○朝○遂○叅○政○事○

嗟○乎○今○之○治○爰○書○者○直○求○人○死○法○耳○一○訊○牒○而○無○隙○可○駁○則○沾○沾○自○矜○寧○復○知○有○求○生○之○一○念○乎○

魏琰

魏琰知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廉

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爲不可後數日
得真盜。

琰自知真盜有在故先以縱去爲媒盜之
地。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尹洛日最多惠政其後爲執政
時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憇村店頃
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問曰明公願容上類丞
相善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

拜其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初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寒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完素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卽命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良民註誤實自可矜村翁見其子如見范

公○當○日○全○人○肢○體○者○所○感○深○矣○完○一○人○
而○一○鄉○化○據○堂○皇○而○視○事○者○慎○毋○以○敲○扑○
供○喜○怒○哉○

蘇頌

蘇頌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
旬檢校未愈鄧元孚謂其子曰尊公平昔以政
事稱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給但謂醫者如法檢
校彼自不誣矣其子白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
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情觀望或有可悔旣

而此婦死元孚大慚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
之用心

雖曰事付公議其實滿腔惻隱故不暇論
其給不給也言語輕重人情觀望真是常
官坐右箴

陸佃

陸佃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
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
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閱實三人皆得生

三人死而盜嫂害兄之人生矣。有此宇宙乎。獄之不可以一成而不變也。可爲永鑑。

趙清獻公

趙清獻公抃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痢。溼蒸。冬有瘴瘕。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弔。監簿查看。以獄囚多少。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

者邵堯夫每稱道其事

真是有不忍一物失所者方能心體中時切此念馬上飛弔監簿此法在監司臺尤當時時行之清獻公非守令時事而此條與守令更切特纂入之

姚仲孫

姚仲孫大中祥符中爲許州司理叅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責賄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

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里胥之生全，賴仲孫一疑，所以不敢遽決。不然，決後而得真盜，亦無救于寃者矣。

趙洽

趙洽知永新，偶謁告，聞榜笞聲，乃獄吏受財，乘間掠囚，使誣服也。亟置之法。

乘間掠囚，此是相沿風害。余三爲郡邑，治獄之法，尤所關心。每一聽訟，必於法萬不可寬者，方付之獄。初入時，尤必嚴禁獄卒牢頭凌辱之害。其久在囚圜者，如夏月上午，聽其在西廊；下午聽其在東廊，以避炎日。蒸溼，則時給以蒼朮、栢香之類；冬則束草布絮，病則藥劑粥飲，皆以時給。給必躬親，病監一室，使病囚得處其中，不至以時疫傳染爲惠。更大囚糧，尤不可聽獄吏乾

沒顆粒如此軫惻然大盜劇犯其鎖鑰必
堅必緊絕此輩跑踣跳擲之念正所以安
全一獄寄命之人余歷官所至從來無逸
獄之累亦以人心感而用法周敢附此以
告於司牧

李士衡

李士衡爲鄆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鞠
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卽其家謂曰有陰施
此門當高大之

此必四人有活理，不然，有意爲陰施，則廢法矣。

唐肅

唐肅爲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遇逆旅，而同宿，首殺之，亡去，血沾商人衣，爲捕吏所執，州趣具獄，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月，果得真殺人者，每見証殺人者，往往以血沾衣裙爲據，此殊不然。

王質

王質祐之孫、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嘗以病告歸、一日宗旦因言省視獄、有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與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饑寒而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鈎索得情、既非光明正大之體、尤非哀矜
惻隱之心、子野一語、心體畢露、真仁人之
言也、然宗且能矍然驚貸、可見善導之下、
未嘗無良心、

王平

王平爲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
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傍家收繫之、吏捕得驢
指爲殺女者、平意疑甚、州將趣具獄、持益堅、數
日、河南逃移至許、核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

曰微司理，幾誤殺平民。

疑貴執，信貴斷，維明維允。臯陶之所以作士也。

王郁

王郁爲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踰五十年，慎于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孫王欽若果大顯。

有意望報於造物乎。

王晦叔

王晦叔知潞州時有殺人獄已具晦叔察情非是而面訊之其人自謂不獲真殺人者無免理終不自引僚屬皆言無足疑因留不決而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辯獄記以戒理官

惜不得其辯獄記讀之

強至

強至初爲婺州浦江令時有民與其母稅邸舍於道客有過者暴病未及聞縣而死縣尉希功往執其母榜之其子惶恐卽自誣殺客至爲研

核得其情而釋之。

尉幕胥役妄執希功之弊司牧者不可不究心痛除。

余良肱

余良肱初爲荆南司理有捕盜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獲真殺人者刑貴能疑疑則自饒生趣。

王德彝

王德彝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肄業、一日有橫屍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寃、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

橫屍在舍側、決非舍中人所爲、此儒生自不合死。

魏濤

魏濤知沂州、永縣兩讐鬪而傷、旣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與監司、監司怒。

有惡語、濤嘆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墮死、隣証既明、其誣遂解、

死之故多端、抵之途惟一、所以決獄、最不可不慎、

王信中

王信中為溫州知府、屬邑奸民至京、告其鄉人嘯聚、臺檄布按官請府治之、信中力抵其誣、一三、餘人、又塗殺一家三人者、詞連

無辜累年、信中至、乃具文虔告城隍、遂得其情、
一草一木、亦造物生機、誣死至三百餘人、
寧忍不以一身爲請命、

石臯

石臯守定州、唐縣人、王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
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臯至鞠
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倂爲頓仆、覆其籍
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
餘皆盡釋、

焚其籍而能寢其事則可，不然捕風追影，
爲害更劇。予謂臯之立心則厚，而處事則
穉。

孫沔

孫沔爲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
迫，乃棄其刀兵，并藏所盜贓於民家，後卽其家
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
罪，法皆當死，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
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沔

曰：微子，吾何自得脫耶？

盜置賊於民家，民何以不覺？又何以會飲之人，適符其數？孫公之疑，似有神識。

葉南巖

葉南巖刺蒲時，有羣閹者訴於州，一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卽起入內，自搗藥，令舁至幕廳，委一謹厚廳子及幕官，曰：善視之，勿令見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罪狀。

救其讐家於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南巖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卽償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連係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無所恤，忿憤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

公心術之仁厚如此。

其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非茶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

陰乾用，以治諸傷，效審處血卽止。能骨破亦合，有奇効。

仁人之言，仁人之術，卽此一念，千萬姓禔。

福可知，于公之門，焉得獨高。

林積

林積爲循州判官，覆強盜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章而生全五十八人，吾何憾焉。」

豈特失薦章，卽以一身易五十八命，猶當含笑。

黃簡肅公

黃簡肅公珂，令龍陽，有富民楊洪，幼畜一女，長

爲內壻壻事遊惰洪屢撻之乃逸去有警家衙
之乃嗾其母以謀殺奪室訟於縣獄久不決警
家復以他腐軀報其母母信之冒穢舐其耳目
人皆信爲真珂獨疑之縱洪寬閒之所人謂受
賄至標榜於門珂見之一笑畧不問益密訪之
踰旬月果得其壻迺召其母還之立釋洪獄人
皆以爲神

舐腐軀之首惑婦人而使之信爲已子原
不足爲的據惟是受賄之謗及門而定見

不爲所撓，非真心惻怛者不能。此與錢
水斷女童之事，前後如出一轍。余故不
公用法之慎，而特重公誠心之求。

張昂

張昂知鉛山縣，有買薪者嗜鱔，得薪直以半市
鱔，烹食之。一日乘饑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隣疑
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械繫踰年。初蒞任，有綠袍黑幘者，自外冉冉入，左右俱不
見。至前，長揖曰：吾某鄉土神，鄉者寃獄，願公雪。

之。昺問其故，神曰：「其中鱔毒死，非妻殺也。試置羣鱔於水盎中，有昂首出水上者，必殺人。烹以啖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昺如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

大凡辨疑，尤須窮物。

鄒守愚

鄒守愚出守廣州，訟劇政禁，多宿蠹。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矜惻。嘗辨誣獄，釋累歲繫不決者至數百人。有庖人烹雞，雜以茄，羹色黑。御史以

爲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人如所具
烹焉。亦黑。乃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一無
辜伏死地。御史悟。竟釋之。政聲於是大振。值歲
饑。設策賑濟。民賴以甦。新會民激於徵遺。乘海
艘爲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鄒使君來也。守愚
單騎往。民望見。輒涕泣解散。

不以疑事殺一無辜。於直指心地。亦自愜
然。

季本

季本爲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留獄、嘗斷
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比
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今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
訟過之勇如此、

成心難化、名根更難化、非仁心爲質、而鎔
以學問者不能、